

國醫學院講義教材

——外科合訂冊——



新國醫講義教材——外科

癰疽論

癰疽二毒，由於心生，蓋心主血而行氣，氣血凝滯而發毒，毒借部位而名。藥宗經治而誤，患癰而途徑寸者，紅腫稱癰，癰發六腑，若其形止數分，乃言小癰，按之陷而不即高，頂雖溫而不甚熱者，膿尚未成，按之隨指而起，頂已軟而熱甚者，膿已滿足。無膿宜消散，有膿勿久留，醒消一品，立能消腫止疼，為療癰之聖藥，白陷稱疽，疽發五臟，故疽根深，而癰毒淺，根紅散漫者，氣虛不能拘血緊附也，紅活光潤者，氣血拘毒出外也，外紅裏黑者，毒滯於內也，紫點不明者，氣血不充，不能化毒成膿也，膿色膿厚者，氣血旺也。

濃色清淡者，氣血衰也，未出膿前，癰有腠理火毒之滯，疽有腠理寒痰之凝，即出膿後，癰有熱毒未盡宜託，疽有寒凝未解宜溫，既患寒疽，酷暑仍宜溫暖，如生熱毒，嚴冬仍喜寒涼，然陰虛陽實之治迥別，閱古書總未詳，因立其旨備覽焉，諸疽白陷者，乃氣血虛毒凝滯所致，其初起毒陷陰分，非陽和通腠，何能解其寒凝，已潰而陰血乾枯，非滋陰溫暢，何能厚其膿漿，蓋氣以成形，血以華色，故諸疽平塌，不能



毒者，陽和一轉，則陰分凝結之毒自能化解，血虛不能化毒者，尤宜溫補排膿，故當潰膿，毒氣未盡之時，通其腠理之功，仍不可緩，一容一縱，毒即逗留，一解一逐，毒即消散，開腠理而不兼溫補，氣血虛寒，何以成膿，猶無米之炊也，滋補而不兼開寒，僅可補其虛弱，則寒凝之毒，何能覓路行消，且毒盛者，則反受其助，猶車粟以助盜糧矣，滋補不兼溫暖，則血凝氣滯孰作釀膿之具，猶之造酒不暖，何以成漿，造飯無火，何以得熟，世人但知一概清火以解毒，殊不知毒即是寒，解寒而毒自化，清火而毒愈凝，然毒之化必由膿，膿之來必由氣血，氣血之化，必由溫也，豈可涼乎，況清涼之劑，僅可施於紅腫癰痛，若過陰寒險穴之疽，溫補尚慮不暇，安可妄行清解，反傷胃氣，甚至陽和不振。難潰難消，毒攻內腑，可不畏歟，蓋脾胃有關生死，故首貴止痛，次宜健脾，痛止則惡氣自化，脾健則肌肉自生，陽和轉勝，紅潤肌生，調和補養氣血之劑，仍以犀角羚羊連翹等性寒之藥始終咸常禁服者也。

癰疽原委詳論歌(附註解)

(歌)癰疽發背爲何生。好好身軀出此形。(註)凡人處世而無疾病者水升火降精秘血盈也，養生篇曰毋搖爾精，毋勞爾形，飯心靜默可以長生，蓋靜則生水，動則生火，水能生萬物，火能燬萬物，故百病由火而生，其發於外者爲癰疽，癰者壅也，爲陽，屬六腑，毒騰於外，其發暴，而所患浮淺，因病原稟於

陽分中，陽氣輕清而浮，浮故易腫，易腫易腐易斂，不傷筋骨而易治，疽者沮也，爲陰屬五臟，毒攻於內，其發緩，而所患深沉因病原稟於陰分中，陰血重濁而沉，沉故不易腫不易斂，傷筋蝕骨而難治，又年壯氣血勝毒則順，年老毒勝氣血則險。

〔歌〕內被七情干臟腑。憂愁思慮總關心。〔註〕七情六欲者，皆盜人元氣之賊也，喜傷心，怒傷肝，憂傷肺，思慮傷脾，悲傷於魂魄，恐傷腎，驚傷胆，是爲七情，能傾人之身命，耳聽聲音眼觀物色，鼻聞香氣，舌貪滋味，心惟大地意幌萬方，是六欲能損人之性真，百病諸瘡皆由於此，醫者病者，咸宜慎察。

〔歌〕外又六淫傷氣血。風寒暑濕火相臨。〔註〕六淫者風寒暑濕燥火也，風爲四時不正浩蕩肅殺之氣，發而最能中人，寒乃節候不調，疾風暴雨，冰雪嚴寒所傷，或口貪生冷之物，暑因亢陽烈日，燥火流金酷熱所逼，而中濕，由坐臥久陰卑濕之地，或驟遇風雨，潮氣所侵，燥爲陰虛內熱，消燦津液，不能滋潤臟腑，以致皮膚枯槁而便乾，火生於心，心緒煩擾醇酒膏粱，慾事不節此六淫者，皆從外而入，體實之人，或不能中，體虛之人，隨感即發，亦有客於臟腑經絡關節之內，積久始發者，當隨其寒熱溫涼邪正勝負而治之。

〔歌〕膏粱厚味多無忌。勞傷房慾致虧陰。〔註〕膏粱者醇酒肥鮮諸物也，皆不離乎厚味，厚味之物其製法則

炙燂煎炒，加以厚料濃湯，其食性則香燥甘美，雜以鹹酸辛辣，但取適口充腸，不顧消陰燦臟，兼之未飢先食，未冷先棉，爐火圍烘縱無度，猶嫌未足，服藥與陽，祇知片刻歡娛，誰識陰精虧損，故百病多起於膏粱房慾，知命者當節飲食慎起居也。

〔歌〕故將五臟多乖變。自然六腑不調勻。（註）五臟分屬五行，相生則無病，相剋則五臟不和，而六腑不通，則九竅疲癱而結爲癰疽，蓋癰疽多由臟腑乖變關竅不得宣通而得發也，治之之法，因寒邪而痛者，以溫熱散之濕，腫強痛者，滲而導之，燥搖掣痛者，絡滋而潤之，泄而痛者，溫之，寒而痛者，通之，虛而頭痛者，補之，實而痛者，瀉之，陰陽不和者調變之，經閉塞者，沖和之，臃脹而痛者，開之，惡肉侵蝕者去之，勞而痛者逸之，損而痛者，續之，諸治法，用者詳之。

〔歌〕發於心上多危險。五臟相干事可明。（註）五臟者，心肺肝脾四臟皆係背，惟腎經一臟獨居於下，然其精華津液，元氣元神，灌溉榮注於上，四臟之火，皆賴一臟之水以濟之，故五臟根本皆係於背，背乃太陽膀胱督脈所主，太陽者六經之首領也，督脈者十二經絡之統脈也，所以瘡生於背，毒犯五臟，心又居君主之位，豈容毒相犯，故多成危險難治之症，醫者不可不察。

〔歌〕心之已下多成順，六腑之因亦許評。（註）凡瘡生於心之下者，除腎俞一穴外，皆爲緩，六腑者，足陽明胃經，手太陽小腸經，足太陽膀胱經，手厥陰心包絡經，手少陽三焦經，足少陽胆經此六經其名屬

腑其形在下，其氣主表，其病爲癰，故病發於五臟者爲重，生於六腑者，爲輕，此表裏臟腑輕重之別也。

（歌）脾家積毒生肩脊。（註）生於肩下脊上者乃因飲食膏粱，積毒所致高腫鮮明，根腳不過兩肩者爲順，先宜解毒護心爲主，次宜內托清心，間用蠟礬丸，護心散，防毒攻心如腫平堅硬，漸大漸開，攻注兩肩胸項，腫而不定者危。

（歌）心經火毒對心臨。（註）對心發者，乃心火氣動，熱極而發也，心爲主宰，周身蘊熱，流會於此結而爲患，是爲毒刻君位，最易傷人刑截督經害更非淺，況此穴背脊多坑，難於起發瘡形落陷，腫不高尖，治當大降心火，急疏蘊熱，使毒氣內外流通，各從門出，庶不內攻，保至十五日後，內無變症，得膿爲解，倘是期變症漸生，堅硬漸大，不作膿者，死在二十二朝先後，此症貴在早治，十中可保三四。（歌）兩肩左右雙生發。肺肝積受不虛名。（註）左搭屬肝右搭屬肺，俱在於左右肩骨移動之處爲可治，古云左搭串右，右搭串左，俱爲難治，然余每醫左右相串者，未嘗見其死，惟在治法得宜耳，凡患此者，先用萬靈丹發汗，疏通內外，次用清肝解鬱湯，柴胡清肝湯，氣用四君子湯，血用四物湯，潰後八珍湯，俱兼六鬱湯參治爲妥，蓋此症起於痰凝，氣滯火鬱，氣血不調，所謂鬱者開之，滯者行之，如誤用解毒泄氣，及誤補誤攻之藥必致危殆。

(歌)蓮子蜂窠防毒陷。(註)蓮子者突如蓮子，蜂窠者孔似蜂窠，多生於背，與心相近，與脊中平，輕者形長高腫或偏半背，重者，形斜平塌，兩脇俱傷，瘡形雖似可畏，然危險常得奏功，老弱亦能取效，所患者，非純陽之症耳，治法不外護心護膜，參以方藥治法，俗謂平塌，即不盡屬純陽之症，語欠斟酌。

(歌)腰間腎俞發難生。(註)腎俞發者，生於兩腰內腎陷肉之間，或正中亦發，最爲險候，蓋內腎爲性命之本，藏精藏氣，凡生男育女，壽命短長，皆由於此，故房勞過度，氣竭精傷，真陰內消，亢陽外越，則腎臟空虛，諸火諸邪乘虛而入致生是症，倘本臟稍有真陰制火，瘡形自可紅活高腫爲膿，治以人參養榮湯，加山茱五味子黃蘗知母，及加減八味丸，以救其源，若瘡形紫黑乾枯堅硬，不作膿者爲真陰內敗，再無生理，必死在五十日前後也。

(歌)督脉經虛從頂發。俗名對口故相稱。(註)對口者，生於項後，而對前口也，有偏正之不同，發於正者，屬督脉所主，發於偏者乃太陽膀胱所司，皆起於濕熱上攻，凝結而成也，屬督脉者，瘡雖正而反爲易治，因督脉起於下而貫脊上行，故毒氣得之，反能衝突高腫，使發於外，不致下流低陷，故多易治，屬膀胱者，瘡雖偏，而反爲難治，因膀胱之脉起於顛頂，貫頂兩旁，順下而行，乃與瘡毒交會下流，故瘡多平塌，又太陽膀胱，主司寒水，爲冷爲沉，故瘡形多難起發，色難紅活，堅硬難潰，又易流

注，兩肩胸項作腫，十五日外者無膿，必然變黑歸陰，故多不治，俗以正爲重，以偏爲輕，未知其理也，治以黃連消毒飲主之，餘以降火化痰，解毒清心托裏爲要。

(歌)何期耳後多生發。天疽銳毒亦非輕。(註)生於耳後一寸三分致命之處，左爲天疽是屬肝木，右爲銳毒是屬肺金，皆爲險惡之候，二者皆起於積想在心謀慮不決，致火旺而又鬱，鬱而又旺，以成此疾也，故形多堅硬，頭多隱伏，未潰先黑，未膿先腐，臭穢易生，元氣易敗，不得外發，多致內攻而死，此症初起隱微不覺，及至已覺，則毒已入內矣，如紅活高腫，易膿易腐者無妨。

(歌)又有脫疽生手足。丹房補術孽根因。(註)脫者脫落也，疽多黑腐，此毒皆起於丹石，補藥，房術秘法，與陽澀精，行幸不覺藥性暴烈，或洗或嚼或噙於口或藏臍下，霸阻精道，久戰不聚，取藥一時，恣情戲謔，毒積臟腑，真陰枯灼，積禍在身，終久必發，此是根因，發者難生，多生手足，發在骨筋，初生如粟，色似蠶形，漸開漸大，筋骨伶仃，烏烏黑黑，痛割傷心，殘殘敗敗，丐氣吞人，延至踝骨，性命將傾，此非天命，自傷其身，古人有法，截割可生，其法具在詳註後文。

(歌)漫腫難消瘰癧易。總論中間法可憑。(註)漫腫者，肉腫瘡不腫也，瘰癧者，瘡腫肉不腫也，瘡之陰陽於此分，症之順逆於此決，凡瘡初起理當升發潰膿之後不宜內消，宜用托藥，如不應者乃毒勝氣血死在旬日，或已發出而不腐潰根腳堅硬，或掀而散漫者，急投托藥兼補脾胃，不應死在二旬。

(癰疽精論歌)癰疽原是火毒生，經絡阻隔氣血凝，外因六淫八風感，內因六慾共七情，飲食起居不內外，負挑跌撲損身形，膏粱之變榮衛過，紫莖之虧氣血窮，疽由筋骨陰分發，肉脈陽分發曰癰，瘍起裏肉之外分，瘡發皮膚癰通名，陽盛熾腫赤痛易，陰盛色黯陷不疼，半陰半陽不高起，疽腫微熾不甚紅，五善爲順七惡逆，見三見四死生明，臨證色脈須詳察，取法溫涼補汗攻，善治傷寒難症易，能療癰疽腫毒精，(註)經云諸痛痒瘡瘍皆屬心火，故曰癰疽原是火毒生也，癰疽皆因榮衛不足，氣血凝結，經絡阻隔而生，故曰經絡阻隔氣血凝也，其因有三外因內因不內外因也，外因者，由於脊之風，夏之熱暑，長夏之濕，秋之燥，冬之寒也，當其時而至，則爲正氣，非其時而至，或過盛則爲淫邪，凡此六淫爲病，皆屬外因，亦有因於八風和感，如冬至曰正北大剛風，立春曰東北兒風，春風曰正東嬰兒風，立夏曰東南弱風，夏至曰正南大弱風，立秋曰西南謀風，秋風曰正西剛風，立冬曰西北折風，應時而至，主生養萬物，不應時而至，主殺害萬物，若人感受，內生重病外生癰疽凡此八風爲病，亦屬外因，故曰外，因六淫八風感也，內因者，起於耳聽淫聲，眼觀邪色，鼻聞過臭，舌貪滋味，心思過度，意念妄生，皆損入神氣，凡此六慾爲病，皆屬內因，又有喜過傷心，怒過傷肝，思過傷脾，悲過傷肺，恐過傷腎，憂久則氣結，卒驚則氣縮，凡此七情爲病，亦屬內因，故曰內因六慾共七情也，不內外因者，由於飲食不節，起居不慎，過飲醇酒，則生火消灼陰液，過飲茶水則生濕停飲，過食五辛，則損氣血，傷飢失飽，則傷脾胃，凡此皆飲食之致病也，其

起於膏粱厚味者，多令人榮衛不從火毒內結，起於發熱風者，多令人胃氣不充，氣血虧少，凡此亦屬不內不外也，人之身體，計有五層，皮脈肉筋骨也，發於筋骨間者，名疽，屬陰，發於肉脈之間者，名癰，屬陽，發於皮裏肉外者，名曰瘍毒，只發皮膚之上者，名曰瘡癤，凡癰疽陽盛者，初起癰腫色赤疼痛，則易潰易斂，順而易治，以其爲陽症也，陰盛者，初起色黯不紅塌陷不腫，木硬不疼，則難潰難斂，逆而難治，以其爲陰症也，半陰半陽者，漫腫不高，微痛不甚，微黯不熱，色不甚紅，此症屬險，若能隨症施治，不失其宜，則轉險爲順，否則逆矣，五善者，五善之症也，諸瘡見之爲順則易治，七惡者，惡之，諸瘡症但見之爲逆，則難治，凡患癰疽，五善爲順，七惡爲逆，見三善者，則必生，見七惡者，則必死也，醫家於臨症之時，須詳察色脈，宜溫者溫之，宜涼者涼之，宜補者補之，宜汗者汗之，宜攻者攻之，庶有濟也，然外症癰疽，猶如內證傷寒，善治傷寒，則難症無不易治，能療癰疽，則諸瘡無不精妙，蓋以能辨表裏陰陽虛實寒熱也。

（癰疽陽症歌）陽症初起掀赤痛，根束盤清腫如弓，七日或疹時或止，二七瘡內漸生膿，痛隨膿減神精爽，腐脫生新氣血充，嫩肉如珠顏色美，更兼鮮潤若榴紅，自然七惡全無犯，應當五善善俱逢，須知此屬純陽症，醫藥調和自有功（註）凡癰疽初起掀熱赤痛，根束者，最不散也，盤清者，不漫腫也，腫如弓者，高腫也，此皆屬陽之證，故潰膿脫腐生新收口，俱易見也。

（癰疽陰症歌）陰症初起如粟大，不紅不腫疙疸僵，木硬不痛不發熱，瘡根平大色無光，七朝之後不潰腐，陷軟無膿結空倉，瘡上生衣如脫甲，孔中結子似含芳，紫黑腫稀多臭穢，若見七惡定知亡，須知此屬純陰證，誰有岐黃命不長（註）凡癰疽初起，如粟米大之疙疸，不紅不腫不發熱，木硬不痛，瘡根散漫，色黯無光者，此皆屬陰之證，故不潰腐空倉無膿，生衣如甲葉不脫，孔中結子如花含子，紫黑膿清臭穢，俱見難愈。

（癰疽半陰半陽歌）陰陽相半屬險症，陽吉陰凶生死昭，似陽微痛微焮腫，如陰半硬半腫高，腫而不潰脾弱，潰而不斂爲膿饒五善之症雖兼有，七惡之症不全逃，若能飲食知味美二便調和尙可療，按法施治應手效，陽長陰消自可調（註）凡癰疽似陽不甚發熱腫痛，似陰不甚木硬平陷，此屬半陰半陽之險症，若漸生善證則生，漸生惡證則死也。

（癰疽五善歌）心善精神爽，言清舌潤鮮，不燥不煩渴，竊寐兩安然，肝善身輕便，不怒不驚煩，指甲紅潤色，洩和便不難，脾善唇滋潤，知味喜加餐，膿黃稠不穢，大便不稀乾，肺善聲音响，不喘嗽無痰，皮膚光潤澤，呼吸氣息安，腎善不午熱，口和齒不乾，小水清且白，夜臥靜如山，（註）竊寐者，醒與睡也，不怒不驚者，不自怒驚也，洩者小水也，便者，大便秘者，不午熱者，不午後發熱也。

（癰疽七惡歌）一惡神昏憤，心煩舌燥乾，瘡色多紫黑，言語自呢喃，二惡身筋強，目精正視難，瘡頭流血

水，驚悸是傷肝，三惡形消瘦，形瘡陷又堅，濃清多臭穢，不食脾敗難，四惡皮膚槁，痰多頸不圓，喘生鼻煽動，肺絕必歸泉，五惡時引飲，咽喉若燎烟，腎亡容慘黑，囊縮死之原，六惡身浮腫，腸鳴嘔餽繁，大腸多滑泄，臟腑敗之端，七惡瘡倒陷，如剝鱗一般，時時流污水，四肢厥逆寒（註）呢喃，言語不清也，驚悸，心驚跳也，消瘦，肌肉消瘦也，皮膚槁，乾槁也，頸不圓，不響亮也，鼻煽動，鼻孔煽動也，咽喉若燎烟，乾熱陰痛也，容慘，不樂也，囊縮外腎縮也，嘔餽嘔而作格逆也，如剝鱗，瘡面無皮，似剝皮鱸魚之狀也。

（癰疽順症歌）順症初起小漸大，憎寒狀熱漸熾疹，氣盛頂光高腫起，血盛根脚收束紅，陽症二七膿熟潰，陰症二十一膿始成，已潰淹氣無滯氣，腐脫新生飲食增，瘡形雖大終無害，老少壯弱俱成功，（計）癰疽初起，從小而大，漸漸增寒狀熱，漸漸疼痛熾赤，氣盛者，頂光高腫而起，血盛者則根脚收束而紅，此順症也，陽症則十四日而膿即熟者，陽性速也。

陰症必待二十一日，而膿始成者，陰性遲也，已潰膿有醃氣而無滯氣者，則腐肉易脫新肉易生，飲食自增，瘡形雖大，終無害也，醃氣即俗呼哈拉氣也。

（癰疽逆證歌）逆證黍米不知痛，慢腫不熱頂塌平，未老白頭堅且硬，舌乾煩燥不生膿，肉腫瘡陷豬肝紫，遺尿直視並撮空，眼神透露精神短，身縮循衣唇吻青，面若塗脂皮枯槁，唇白腹脹定難生，已潰肉堅皮破

爛，腐從心煩膿水清，新肉不生多臭穢，頭低項懸憔悴容，陽病指甲青必絕，陰病額紅命必終，鼻生烟煤譫妄語，新肉板片瀉直傾，面色土黃耳枯黑，人中抽縮溝坦平，口張氣出無回返，鼻孔相煽隨息行，汗出如珠不易散，血水如肺痰膠凝，肉定爛壞神離亂，滿面黑氣慘天庭，綿潰內似葡萄嵌，眼眶迷漫黑氣濃，以上無論腫與潰，但逢此証悉屬凶，(註)癰疽初起，形如黍米不知疼痛，漫腫不熱，頂見平塌，未潰白頭，按之堅硬，舌乾煩燥，此等逆證，決不化膿，肉腫瘡不腫而陷，其色如猪肝之紫者，是毒邪已深也，若更見遺尿，直視，神露神短，撮空循衣，唇吻青，面若塗脂，皮膚若枯槁，唇白而脹，種種惡候，斷無生理，已潰後內堅皮爛，腐後心煩，膿水清稀，新肉不生臭穢難近，頭低項軟，形容憔悴，陽病指甲青色，陰病兩額紅赤以至眼眶迷漫黑氣濃清等證，無論毒之腫潰，但逢此數者，皆爲凶症難治也。

(癰疽辨腫歌)虛漫實高火熾紅，寒腫木硬紫黯清，濕深肉綿淺起腔，風腫宜浮微熱疼，痰腫硬綿不紅熱，鬱結更硬若巖稜，氣腫皮緊而內軟，喜消怒長無熱紅，癰血跌撲暴腫熱，產後因挫久凝經，木硬不熱微紅色，將潰色紫已成膿，(註)人之氣血周流不息，稍不壅滯，即作腫矣，然腫有虛腫實腫寒腫濕腫風腫痰腫，有鬱結腸肝作腫，有氣腫，有跌撲瘀血作腫，有產後與因挫瘀血作腫，諸腫形勢各異，如虛者漫腫，實者高腫，火腫者色紅皮光，熱熱強硬，寒腫其勢木硬，色紫黯青，濕腫者，皮肉重墜，深則按之如爛綿，淺則起光亮水腫破流黃水，風腫者，皮膚拘皺不紅其勢宣浮，微熱微痛，痰腫者軟如綿，硬如餅，不紅不

熱，鬱結傷肝作腫者，不紅不熱，堅硬如石稜角狀如巖凸，氣腫者，以手按之皮緊而內軟，遇喜則消，遇怒則長，無紅無熱，皮色如常，跌仆瘀血作腫者，暴腫大熱，胖脹不紅，產後與因挫瘀血作腫者，瘀血久滯於經絡忽發則木硬，不熱微紅，若膿已成而將潰者，其色必紫，諸腫形狀如此，不可一概而論也。

（癰疽辨痛歌）輕痛肌肉膚淺，重痛深在筋骨間，虛痛飢甚不眠閉，喜人揉按暫時安，實痛飽甚多眠閉，畏人挨按痛難言，寒痛喜紫色不變，熱痛嫩痛遇冷歡，膿痛鼓長按復起，癰痛隱隱潰潰不然，風痛氣痛皆走注風刺氣刺細心石，（註）痛由不通，然種種不一有輕痛重痛虛痛實痛寒痛熱痛膿痛血凝結作痛風痛氣痛之別，輕痛者，肌肉皮膚作痛屬淺，重痛者，痛徹筋骨屬深，虛痛者，腹肌則甚，不眠不閉，喜人揉按，暫時可安，實痛者，食飽則甚，又脹又閉，畏人挨按痛不可言，寒痛者，痛處定而不移，皮色不變，遇緩則喜，熱痛者，皮色掀赤，遇冷則歡，膿痛者，增寒壯熱，形勢鼓長，按而復起，癰血凝結作痛者，初起隱隱作痛，微熱微脹，將潰則色紫微痛，既潰則不疼，風痛者，走注甚速，處痛者，流走無定，刺痛難忍，諸痛如此，不可不詳辨也。

（癰疽辨膿歌）癰疽未成宜消託，已成當辦有無膿，按之堅硬無膿象，不熱無膿熱有膿，大軟應知其已熟，半軟半硬膿未成，按之即起膿已有，不起無膿氣血窮，深按速起稀黃水，深按緩起壞污膿，實而痛甚內是血，內有氣兮按不痛，輕按即痛知膿淺，重按方痛深有膿，薄皮剝起其膿淺，皮不高阜膿必濃，稠黃白膿

宜先出，桃紅紅水次第行，肥人膿多瘦人少，反此當究有變凶，稠黃氣實虛血稀白，粉漿污水定難生，汗後膿污猶可愈，膿出身熱治無功（註）凡看癰疽瘡瘍形勢未成者，即用內消之法若形勢已成，即用內託之法，常辨膿之有無淺深，以手按之，堅硬者無膿之象，不熟者，無膿，熟者有膿，按之大軟者內膿已熟，半軟半硬者，膿未全成，按之指起即復者有膿，不復者無膿，其氣血必窮而虛甚也，深按之而速起者，內是稀黃水，深按之而緩起者，內是壞污膿，按之實而膿甚者，內必是血，按之虛而不疼者，內必是氣，輕按即膿者其膿淺，重按方膿者其膿深，薄皮剝起者，其膿必淺，皮色不變不高阜者，其膿必稠，大抵癰疽瘡瘍，先宜出黃白稠膿，次宜出桃花膿，再次宜流淡紅水，胖人宜於膿多，瘦人宜於膿少，若胖膿多是肉不腐，瘦人膿多是肉敗壞，皆非吉也，又凡氣實者，多稠黃膿，氣虛者多稀白膿，半虛半實者，多稠白皮，又有膿出如粉漿如污水者謂之敗漿，不治之證也命必難生，惟汗後膿污者可愈，若膿已出，而身猶大熱不休者，治亦無功，蓋癰疽之得膿，如傷寒之得汗，汗出而反大熱者，壞傷寒也，膿出而身猶大熱者，壞癰疽也。

（癰疽辨癢歌）初起作痒因風熱，潰後膿瀰或冒風，將斂作痒生新肉，癢若蟲行氣血充，（註）痒屬風，亦各有因，凡腫瘍初起，皮膚作痒者，爲風熱相搏，潰後作痒者輕，由膿瀰甚，由瘡口冒風，故突起疙疸，形如小米，抓破之後津水者，是脾濕，津血者是脾燥，若將斂作痒者，緣初腫時肌肉緩滯，氣血壅來，及至

斂，氣血漸充，助養新肉，故痒也，然必癢若蟲行，方稱美疾，他如疥癬作痒，皆屬風淫，勿視爲一類也。

（癰疽辨量歌）眞量應知非腫痕，瘡旁形狀若紅筋，臍腑蘊受銳毒發，三暈可愈五傷身，（註）俗以腫痕爲量非眞量也，眞量生於瘡口之旁，狀若紅筋，皆由臍腑蘊受銳毒而成，二三暈可治，五暈難醫。

（癰疽總量治法歌）癰疽瘡瘍初如粟，麻痒癢痛卽大毒，不論陰陽灸最宜，灸後湯洗膏固護，內用疎解與宣通，外宜敷藥四圍束，輕證神燈照三枝，平塌須急補不足，高腫不可過於攻，內熱毒盛須消毒，二便秘結宜通利，臍腑宣通方爲福，十日以後疔尙堅，鍼針點破最宜先，半月之後膿若少，藥筒拔提膿要黏，瘡已潰爛腐不脫，當腐剪破開其竅，能令膿管得通流，自然瘡頭無閉塞，頻將湯洗忌風吹，去腐須當上靈藥，生肌散用將斂時，保養須勤毋怠惰，切忌膿出投寒涼，冬宜溫室夏明窗，肌肉長平將瘡斂，謹慎調理更加詳，新肉加珠皮不斂，若失保養命多亡，（註）癰疽瘡瘍初起如粟，若麻痒而癢痛者，卽毒甚也，七日以前形勢未成，不論陰陽俱先當灸之，輕者使毒氣隨火而散，重者拔引鬱毒通徹內外，實良法也，灸完，卽用湯洗之法，洗完用太乙膏貼於瘡頂之上，預防風襲，內服疎解宣通之劑，如神授衛生湯，內疎黃連湯蟾酥丸之類，外圍敷藥，如冲和膏玉龍膏之類，四圍束之，輕症以神燈照照之，每用三枝，如形勢已成，當因證施治，平塌者，宜投補劑，以益其不足，使毒外出，高腫者，不可過於攻伐，以傷元氣，致難潰斂，內

熱甚者，須佐消毒之劑，以防毒熾，二便秘結者，急用通利之方，使膿腑宣通，方爲佳兆，如十日之後，瘡尚堅硬，必須用鉗鉗當頭點破，半月之後，膿尚少者，急用藥筒拔法拔之，膿血膠粘者爲順，紫血稀少者爲逆，過二十一日，縱有稀膿，亦難治矣，若已潰之後，腐仍不脫，堵塞瘡口者，用刀剪當頭剪開寸餘，使膿管通流，自然瘡不閉塞，拔膿腐已完，用方盤一個，瘡下放定，將豬蹄湯以綿帛淋洗瘡口，併入孔內，輕手擦淨肉膿，庶敗腐宿膿隨湯而出，以淨爲度，再以輭帛疊成七八重，勿令太乾，帶湯乘熱，覆於瘡上兩手輕按片時，帛溫再換，如此洗按四五次，血氣疎通，患者自然爽快，每日如此洗之，謹避風寒，腐肉處，以黃靈藥摻之，候腐肉脫盡，已見紅肉時，洗後隨用抵脚，桃玉紅膏於手心上，擦化，擦塗瘡口內外，大管蓋之，不數日，新肉頗長，瘡勢將斂，以生肌散或珍珠散撒之，保養謹慎，不可怠緩，膿出後切忌投以寒涼之藥，患者冬宜溫室，防其寒也，夏宜明窗，避風暑也。

腫瘍主治類方

仙方活命飲——此方治一切癰疽，不論陰陽瘡毒，未成者即潰，已成者即潰，化膿生肌，散瘀消腫，乃瘡癰之聖藥誠外科之首方也，故名之仙方活命飲。

穿山甲三片火炒， 皂刺五分， 歸尾一錢五分， 甘草一錢， 金銀花二錢， 赤芍藥五分炒， 乳香五